





世經堂集卷之二十二

書一

復歐南野太史

承以文錄賜教并示致知之義決迷途而道之康莊  
啓聾瞶而畀之聞見感激感激但所謂仁義禮智渾  
然全具而惻隱羞惡恭敬是非隨感卽發鄙意竊謂  
此是良知本體其在初學却須就良知一線未泯之  
明操存充擴如所謂達不忍達不爲之類又就不忍  
不爲之中去其內交要譽諸念使私欲自銷本體日  
復則其妙用自然充周不窮無待勉強此恐非一蹴





能至但須識得此意以為射者之的行者之家必求  
赴之久久方得純熟不識此却於理能不礙否只如  
此用功内外表裏能合一否階少役志於富貴三年  
而知其無益始刻志於文詞冀可不朽今又四年始  
覺文詞之與富貴均為外物欲求吾心所固有者以  
為終身受用之地而已虛度歲時駸駸三十所謂半  
路出家用力宜倍今此志雖不敢懈而工夫捍格意  
見乖違之處非吾兄誰則肯見教者願不惜盡言也

寄南野

兩辱雲翰受教良多階近日與朋友講論正竊見得

誠之一字於學極有力今人做不到聖賢地位千病  
百痛俱自不誠致之是故謂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  
之道只一念之發不能存誠良知便從此失去況望  
其能致也承諭及鄙心益用自信甚幸甚幸此間朋  
友階每與論說頗亦謂然但未能遽脫去舉業今亦  
姑就舉業中教之以聖賢明訓實體諸已由良知一  
線未泯之明致之以復其全俟久久或當有成耳思  
說年兄去歲曾勞簡寄茲賤體偶不快未及荅相見  
為一謝之文錄專候德弘兄寄來入刻久不見到遂  
併向在吾兄處所得二冊亦未果梓傳倘德弘兄編



世宗堂集 卷三十一  
輯尚未有緒就望見示庶得先梓此二冊也

寄游行簡進士

延平科第寂寥久矣得執事振起之豈惟鄉邦之幸實有司者之光也喜甚慰甚階奔走宦途十年每見士夫以不舉進士為歉試叩之皆言人之待之猶夫人也有蘊而不得施也及究其自待則亦未見其能不猶夫人也未見其果有蘊也然則未可專以咎人也今執事舉進士矣人之待執事異於人矣蘊也可施矣其所自待者又容可薄而施之者又容可無其具耶執事平日純靜端謹此其素蘊已自過人如

階之意竊以為君子於道有一毫體之未實皆為所蘊未富有一言一行不如古昔聖賢皆為自待之薄願執事更充之使人曰延平復有士如文靖文質者則所以為鄉邦之幸有司之光益又大也

與子明弟

得書審 老母康健及聞吾弟進脩之詳甚慰然君子之為孝就養無方其為學亦深造不已願吾弟勉之卓然成箇大儒也寄到文字此中有小冗僅閱得數篇中間以愚見竄易數字不知果是否吾弟再細求之區區少年偷惰學行無成近始追悔求底上達



而沈酣之餘未易得醒靜思反觀不任悚懼諸凡過  
失望吾弟不惜盡言蓋親愛莫如兄弟吾弟又聰敏  
知理道者吾弟不言則無爲予言者矣傳習錄文錄  
須時讀一過大凡做好人自是職分不必要與人同  
亦不必怕人非笑中流砥柱視木梗之隨波者何如  
留意留意

復沈雲川

不相聞頗久忽辱手教感慰可知授徒一節實古聖  
賢養蒙成物之事所係甚重止緣世俗視爲糊口之  
圖故其爲教亦遂止於功名富貴詞章口耳而於古

昔聖賢所以立教之意不復顧察弊流滋久世道日  
衰可爲流涕吾兄素有志願深思之凡教人子弟不  
可只如前所云也吳處義塾其事甚善詩不足以掄  
揚之又區區之意欲因一及教子弟之法當爲作記  
奉去耳

途中寄荅從游諸生

不肖辱諸君相與三年本無毫末可以補助高明過  
承諸君推許聽信久而彌篤至於臨岐之別脈脈不  
歡越疆之送戀戀不舍此尤近時交游所無者不肖  
何以當何以當也今不肖蹤跡雖漸與諸君相遠然



世經堂集 卷三十一 四  
此心未嘗頃刻不在諸君左右想諸君相知之深亦復同此但不肖之意竊願諸君力於爲學不以小得自滿不以難成自怠使延平復有人如文靖文質二先生者出乎其間而不肖得藉以爲榮寵則諸君之惠甚厚甚大若其徒知相念而忘自勗則後之議者將謂不肖之交諸君以私不以道諸君之念不肖以情不以義此不獨不肖所深懼亦諸君所不願有也諸君其尚亮之其尚亮之

與趙生宗南

往歲備承切劘之益每念朋友間常得人如宗南者

相處當不至墜落而相望渺然爲之增悵去冬接手翰知進修之詳以宗南天資明粹加以不怠所到豈可量喜慰喜慰但三復書詞似尚有畏人譏訕之意此正程子所謂有兩心者在宗南不可不亟去也夫吾人爲善譬如飢而食寒而衣各自求受用而已使吾旣飽矣旣煖矣所受用者已足矣而傍之人或誚以爲飢寒宗南試以爲有損於吾否乎而顧以之介意也近世士夫誠有志於爲善蒙被譏訕者然此其病有二一曰工夫未瑩徹苟旣瑩徹人自信之服之如所謂始而駭中而疑終而翕然隨以定者在文章



尚然況實行乎一曰好立門戶苟就日用間平實用  
功不為高談飾貌不為詆人揚己恂恂然義以為質  
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則人將敬愛之不暇  
安得復有譏訕乎區區近來所見如此所以自修省  
者亦只如此不知宗南以為何如也相見漫不可期  
有便不惜相規至望

復林次崖僉憲

遠辱惠書兼承詩文枉教六年瞻企之懷一旦披豁  
幸甚幸甚連讀大疏極服公經世之志然兵實未易  
輕舉況區區島夷土地所出不過珠璣象貝國家所

缺當不在此何用殺人以求之 聖明在上比德唐  
虞公行大用自有夷夔稷契事業可以佐時傳後樓  
船銅柱之勳恐不足多慕也張靜峯公平生知己聞  
亦嘗阻公不可不念恃愛并欲附相規之義率爾僭  
及不罪不罪

與姚淮安澤山

淮陽要地自昔則然其在今日所繫尤重者 國家  
運道出乎其間而游惰獷悍之民易聚為盜萬一有  
警則東南百萬之粟無由而達也頃淮守缺衆謂駕  
御撫綏非君不可及 命下咸用喜躍聞到郡已四



世經堂集 卷三十一  
月規畫措置想漸有緒矣記得郡治南蕪田滿目而  
土實膏沃迥異吳下如召民耕作量給牛種修水利  
以濟之蠲舊逋以卹之而准屯田之例收其餘租則  
富國足民一舉可兩得迂闊之見輒敢以告知已惟  
賜裁度為幸

與上監泉進士

去歲疊辱盛情入春一病幾死至今猶羸毀之甚故  
久未修謝忽使者奉手書辭行失禮中承此垂念感  
愧益不可勝矣近時仕途極難處須先置却利害一  
味直道而行稍加遜辭庶可免咎若曾中為利害擾

奪欲以阿媚求容畢竟到失人先已失却身子矣特  
知愛僭及東城今之賢者不可不一見然方處要地  
亦不可數往來待渠遷轉後朝夕親就未晚也

與薛方山吏部

去秋附書張白灘進士不果達春間附書使者首言  
近世士大夫狡獪傾險徇利忘義不但如兄所云悠  
悠行路之心末言建立事功惟聖人全是天理作用  
更不計較利害此外利害之私恐未易猝去故今欲  
與共事必得其人明於理道而又資質惇朴如近時  
所謂癡呆者然後能不顧瞻閃躲頃奉手教云只空



函不知此書竟落何處倘不相知者得之豈不增一番笑罵乎兄近來讀何書習何事聞兄深以運道及邊兵爲念此在今日誠爲緊要然猶未是根本之憂惟兄更思之滿期在何日東遊之約千萬勿爽僕三年來所欲請教者專望此會傾倒也

與王樗菴給事

久不裁候忽枉手教感慰俱深階本迂愚奔走兩藩無一績效比叅官案益非所任執事徒以知好之素猥獎借之今雖斬焉在疚未敢論及出處然竊自揆執事所謂中計實階上策持是不變庶或能之若夫

神龍雲雨則豈所敢望哉愧謝愧謝近日廊廟諸公建議備虜誠皆老生常談然更有一常談所謂不在邊境而在朝廷者乃絕不一及何也今之論者大率欲備秦晉以階言之秦晉誠不可輕山東亦大緊要蓋山東南接淮徐北連畿輔萬一燕薊有警此地可以倡赴援之師可以達轉漕之粟可以護南下之使若秦晉失守可以招聚其遺民豪士進之爲恢復之圖退之免割據之患誠選用撫臣假之兵柄使積貯訓練內衛宸居外援關塞未必非策也執事以爲何如以爲何如白下所數與往來者何人中間有志



節可以保其能死社稷者為誰有才識可以必其能成事功者為誰京營兵之強弱如何文武二叅贊之為人如何便中一一見示至幸

與鄭文峯戶部

別後以初二日至姑蘇次日與衡山南岷飲竹堂寺有僧頗能詩出示沈石田王守溪所題梅花卷展誦數四僧又摘花瀹茗作諸清供因留至暮得衡山贈行詩一首而歸四日寓無錫楓潭及張黃門靜思邀登惠山攝衣至絕嶺南望太湖如衣帶循山東下湖中諸峯隱隱天際如晨星昏鴉乍有乍無真異境也

是夕宿五牧與荆川方山劇談至夜半語多不經人道然要之不抵悟聖人五日晨起校射一荒田中張侯百五十步往往破的觀者如堵牆門人吳江陰峻伯取酒飲射所至午飯舟中遂趨毘陵六日飲道南書院張行吾出邸報知江貞齋以職方郎佐北雍喜得賢僚友為滿飲三大爵七日同方山李節推慎菴董進士後峯訪荆川於陳渡莊荆川特破格殺鵞炊黍留予輩飯李亦解射偕荆川發數十矢值暮乃罷八日以方山舟載荆川同趨丹陽門人鎮江葉節推以明來迓九日謁陳少陽祠飲有歸樓觀少陽被逮



時所作家書及高宗贈官敕文相顧泣下罷酒是夕  
與荆川別十日至鎮江十一日湯都督沂東邀予同  
方山登北固至第一峯眺覽嘯歌有超出六合之想  
忽大風吹予二人幾墮巖下若造物陰有所忌者退  
飲佛殿觀人皮鼓鼓蓋沂東以所戮海寇王良皮鞞  
之其聲比他鼓稍不揚或謂人皮視牛革厚理或然  
也酒半沂東召二人搏一人長可五尺餘其一人龐  
然大也顧不勝會報虜且入寇予以言激沂東沂東  
慨然曰嗟乎使僕得備戎行豈惜此血囊不為國家  
出死力哉予二人嘆重久之晡時鄒別駕水東同以

明邀登金山遍觀其所謂海嶽樓江天閣留雲亭及  
壁間諸石刻賦詩一章有下窺三楚平揖兩都之句  
薄暮風雨大作留宿寺中十二日午後始渡江而北  
蓋旬日之間數百里之內觀遊之奇勝略備惜公不  
同之也

與王南江大叅

頃詹友至僕適病臥不得一會負兄意多矣尤子偉  
每相見輒道兄進學不懈殊深敬仰此學自近世來  
誠無講明然古之講學率發揮之以身心踐履之實  
所謂亦足以發是也今之講學率溺於口耳而又不



免揣摩承襲之誤則是講而不學非學之不講也故鄙意以為性命本體之妙不須贊嘆位育功用之盛不須思憶只戒慎恐懼是實落工夫能於此用工隨其生熟皆有得力處決不至口談道德而身逐勢利如近來一二破敗者之可恥也兄意謂何如此中近事想已得之邸報僕求去不得進無能為祇自愧赧兄幸有以教之病困奉狀草草

與撫按論均糧

近聞郡中為均糧之舉百姓騷然病之當此凶歲流離載途劫奪時作謂當靜以綏之不知何急而重以

此也夫今之為均糧之說者大率有三然皆驟聞則可喜而按其實則不可行也僕請先述其說次辨其不可行而及今之所當行者以求正於下執事蓋民之求均糧者曰田一也而其為糧或畝三斗遞增之以至五斗或畝一斗遞減之以至五升其多寡若是懸絕也是不可以不均也有司之有志利民者曰松之民其日困乏而不能支由糧重也均之庶少輕乎是不可以不均也其有志釐弊者曰松之田糧斗則繁多易於增減存糧之弊由之作焉是不可以不均也夫三說者僕所謂驟聞則可喜者也然而實則不



然蓋松之田糧其在西鄉畝自三斗至五斗而其收租亦自一石三斗至一石五斗間有一石七八斗如金澤鎮者焉故糧五斗而租一石三斗者西鄉之下田也其在東鄉畝自一斗至五升而其收租亦自七斗至五斗間有以花荳代租如十四五保者焉故糧五升而租七斗者東鄉之上田也今姑以西鄉之下田言之租一石三斗除納正糧五斗加耗一斗其贏尚七斗以東鄉之上田言之租七斗除納正糧五升加耗一斗其贏不過五斗五升是五升之贏租比五斗之贏反不足一斗五升也而況均徭之編五升田

畝出銀一錢五斗田畝僅出銀三分乎又況近例五斗田不加耗乎以東鄉之上田比西鄉之下田若此則以西鄉之上田比東鄉之下田可知矣如是而欲均之不可也松之糧視他省誠重然其重也非自今始也在我

聖祖時而已然矣僕聞正德以前糧未嘗減於洪武之舊而其民富庶安樂正德以後糧亦未嘗溢於洪武之額而其民愁嘆困窮然則為利民之圖者無亦務貪殘之去乎不當專歸咎於糧也且夫謂均糧而糧可輕也今五斗減而五升增是朝三暮四狙公之



計耳而得謂之輕乎又況今之均糧也上鄉畝四斗六升中鄉畝三斗二升下鄉畝一斗八升併昔之所謂五升者不復見乎卽其所謂五升者三倍而取之乎夫所謂上中下三鄉者其以田之肥瘠租之多寡爲等乎則如前所均可矣如其不然其無乃求以利之而反以病之將使東鄉之下田棄而不敢耕而逋賦無所取乎若是者僕未見其可也松之存糧誠生於斗則之繁多然僕嘗宦於江西見其糧額獨官民二則耳然而亦苦存糧何也松之人減則而售田故往往以五斗爲五升江西之人減畝而售田故往往

以十畝爲五畝然則舉一郡之糧比而同之亦僅能使存糧之弊不生於減則不能保其不生於減畝也庸何益焉而先擾之乎僕竊聞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故先王則壤以成賦 國家稱土以起糧稱土者非第其銖兩之謂也讀如稱物平施之稱謂使賦之所入與其土之所出適相稱耳今比而同之無乃非則壤稱土之義乎我

聖祖疆理宇內第其賦稅以爲黃冊藏諸天府有司十歲一修而上之成憲舊章燦然存也而忽焉而減焉可乎誠使有當於義有利於民冒而爲之猶可也



世宗憲皇帝集 卷三十一  
今揆諸物理既不順質之輿情又不協而獨舉  
聖祖之制而擅更焉殆非所以為人臣訓也或曰子  
之言均糧之不可則既然矣然而存糧之害亦子之  
所親覩也其將何以救之曰是其說亦有三在有司  
者加之意耳夫松之存糧有其人已往莫可究詰里  
甲代之輸者矣有其人尚存欲自訴理而無其階者  
矣有將為增減之弊故舉往時所謂魚鱗圖冊而亂  
之者矣今欲救已往之弊請令里甲各疏其存糧之  
數籍之於官遇有新長沙塗之當起科者或開墾蕩  
田之當升科者或查出飛詭田地之當復科者即使

認納其里中之存糧而給帖以付里甲使以時徵之  
積久之下縱不能盡無當亦漸以減矣欲救尚存之  
弊請於民之赴訴者無撓權勢無徇請託無通貨賄  
一切斷之以法使歸原額當亦漸以復矣欲救將來  
之弊請廣求舊魚鱗圖擇委賢能官督同里甲逐一  
查理如一圖為圩若干一圩為田若干圩內某則田  
若干圖其方圓長短斜正廣狹之狀書其推收管業  
姓名貫籍之詳藏之郡庫遇有增減取而稽焉一披  
閱之間情實立見則作弊者庶乎其知警矣夫行此  
三策則無均糧之擾而民免存糧之累舍此而以均



糧為務則其為害必至如僕前之所陳然則其當均與否不待智者而後能辨也竊惟僕力學三十餘年今祿於朝亦二十三年矣縱未能澤及天下尚冀施之一方又念執事實任 朝廷付畀之重斯民仰望之勤故敢披瀝以告伏惟照察亟寢均糧之令豈惟百姓蒙福我

聖祖在天之靈亦且幸法制之不變而錫福於執事矣

與撫院論水利

兩月不奉書非敢踈慢蓋既無私事奉干又不欲作

寒暄常套故遂落落耳頃工部以吳中水利移咨左右此不獨事體當然實以此事非旦夕可了況工費所出取給侵欠而所謂侵欠者又未必皆已輸官當此凶歲流離載途劫奪時作苟無其財而遽欲興役郡縣承望橫加科差則反失沃洲公題請之意而其為生民之病 朝廷之憂有不可勝言者故欲公詳議審處為生民造福也抑有說焉凡言水利者大率二端蓄與泄是也而所謂蓄泄有大蓄泄焉有小蓄泄焉大泄者以海為壑鑿白茅諸港吳淞諸江導江湖之水而注之尾閘也大蓄者去江湖之淤澱使足



以受支河之水也小泄者以近田之支河爲壑導田間之水而注之其中也小蓄者疏濬支河使足以受田間之水也夫專意於泄於救濼可矣卽不幸五六月間復如去歲之不雨何以濟之不若致力於蓄則旱旣足以救而濼亦有所容而不爲害也蓄泄之大者其勢用財力必多未易猝舉今姑治其小則莫若修築圩岸然亦不可槩云修築而已敝邑之田東西二鄉高下迥絕東鄉本不苦水岸高則車救愈勞當令各以修築之力疏濬支河爲蓄水之計仍遠徙其泥毋俾復壅西鄉圩岸在所必築而艱於得土亦當

督令濬河因取塗泥附之舊岸築而加高廣焉庶財力不虛費而旱澇皆有備也階素知公所志所養特異流俗近見公政事益信其然不覺縷縷古人云功不必自已出階獻言之意也又云狂夫之言而聖人擇焉敢以望於下執事

復呂沃洲按院

別久無緣裁候伏深傾想承涖事之初卽以旱災入告此不獨爲民卽於聖主憂勤之心儆助多矣賢者作爲自別仰甚仰甚災傷恩澤例不過於存留糧內蠲去二三分而儆鄉



存留甚少於民未便有濟今民窮已極然國家實未嘗於常賦外有所增加只為貪吏及其左右老隸猾胥所困耳又今府庫空虛賑貸無措誠根究此曹傾其囊橐以惠貧民荒政之大者也此外浮費如牌坊水手皂隸長夫及郡縣供餼之屬會見蘇州王守考一崑山秀才策中言時弊甚均望酌量減革期在寬一分使民受一分之賜至於富民自可勸諭減價出粟去冬米價每石六錢今已一兩若令減作七八錢亦未為厲之也減息貸銀律取息不過三分若只令依律取息亦未為厲之也不率則繩以法而不逞之徒乘時黨聚以貧弱借貸為名以強暴劫掠為事者却須嚴

禁痛治以杜盜賊之端

昔辛稼軒為閩漕嘗因災傷榜境內云開糶者配強劫者

斬朱文公亟稱之民窮固能為盜然亦或偶相結聚至於犯法自計騎虎者勢不得下則遂冒死肆行往時張士誠是也恃愛敢遂僭及乞兄裁之也階奉職無狀再疏求去苦不見從不得已暫住今惟有修身俟命一節工夫不敢不力以負知己使還附復不備

復王夔谷中丞

前月進扇承差還會上短狀猶未知公入蜀也使者至具聞動履兼承翰教之及感慰感慰蜀去京師遠其大姓怙勢以虐民其有司黷貨而玩法為日已久撫其地者不出於庸庸自保則或行之不以漸出之



無其本故前後被謗非獨俗然亦吾輩未有其人也  
公訐謨偉望久在海宇蜀之吏士固當聞風革心矣  
然中間施爲次第亦望公詳酌而徐圖之蓋羸病之  
人不可遽食以膏粱而不中不才之子弟可以養而  
不可棄公不見范富天章之召對乎苟爲無漸雖以  
二公之賢且居廊廟之上猶不能安處以竟其志也  
恃公道義忘年之愛僭及僭及黃太守華篤行君子  
也如此等輩表章一二以勸薄俗其感動當更愈於  
刑罰迂疎之見伏惟試垂察焉

與翁東涯總制

盛暑尊候納福伏審巡行兩鎮旌旗改觀至禱雨一  
節懇惻之意直感動穹昊況於人乎聞虜已西行不  
知其將誤我抑以各邊將士皆在宣大乘虛而往也  
今何由得其謀而伐之且近時防秋之師遠近畢集  
老弱充數似無益禦寇而反貽疲兵耗財之憂公何  
以處此幸教幸教白爵李朝陽者僕素聞其謀勇因  
與太宰司馬力贊於廟堂而出之今在軍門矣然使  
不用其計謀不假之權力則兩人者兩匹夫耳雖韓  
白何能爲昨白爵謂僕曰宣大之兵不可用求敢戰  
者獨延綏兵耳誠人得三百騎將之可必有功然不



容徒手招致厚廩食之非藉公不能也朝陽曰虜衆  
方盛而我兵久不練未易與敵且須修堡寨謹斥堠  
嚴瞭望虜至疾入保使無所掠而時以精騎邀其情  
歸俟兵練然後與大戰則虜可滅矣僕甚淺陋不聞  
奇謀異策驟聽兩人言以爲似可採也惟公裁鑒爵  
爲人素豪如使往大同恐與周總兵不相下趙總兵  
行時曾與論駕馭白爵之術渠甚有見公誠以兩人  
付之或足紓公左顧之慮矣僕聞智之短者不謀遠  
力之小者不謀大又今百司各有專職以僕之不肖  
而僭論邊事於公之前於茲二義胥有違矣然而不

敢默者以國之大計在是且恃公有豁然之度超  
然之識苟有獻策於公者雖在芻蕘意公且將進之  
況在僚案之末頗亦嘗抱憂世之志者乎狂斐之言  
多乃益甚統惟照察不宣

復呂沃洲

數日前傳聞江南有旱災未敢以爲信及奉來教知  
其果然不覺憂懼之交集也東南諸郡國家根本  
在焉天時旣如此而執事又且代去數百萬衆誰復  
能視如赤子憐而活之乎此殆不獨一方之患而已  
雖然僕於此猶望執事委曲經畫以授代者上紓



宵旰之慮而下以自盡其萬物一體之心竊嘗反覆思之而得三說焉一曰請折色蓋國家歲運四百萬石例不捐以與民而況今日國用方詘即使以破例為言亦徒增司計者之一哂而於事不可望濟惟請折色則於四百萬石者無損也然而凶年米價翔踴率一石值銀八九錢而起運米一石例折銀七錢以過江蓆耗通計實為米一石七斗有奇是民以米八九斗免歲運一石七斗有奇而其受惠常與免歲運之半等也故在有司可以請而民受惠多者折色是也不然民之命縱不蒙恤而有司稅額亦何由登乎

二曰舉官糴蓋松之田稅視天下獨重每租一石率以十四輸官又以其四具衣食給婚喪應有司之役其餘者二耳往年冬災而不甚民幸收其租之七八于時雖無餘蓄而其擬以供費者固在得以節縮而糴之故去歲秋夏之間米石不過銀一兩去冬則田盡汗萊租之入僅十二三以輸稅而不足矣猶幸一二巨室有宿儲焉故執事和糴之令亦猶得以行然而米石至銀一兩六錢則其所儲之罄可測知矣今又繼之旱災竊恐明年欲復如執事和糴以備賑彼號為巨室者死而莫能應也然則民將奚賴乎誠為



先事之計請發府庫贖金及官銀之可以未解者擇  
遺廉能視豐穰之所及時而往糴焉至明年民艱於  
食分遣廉能以官銀之所糴者視市估減價以糴

糴者為欲以銀還官也糴米他境不能無舟車之費  
即所以所費併入本值如米石以五錢糴而舟車之費

每石計銀一分則以五錢一分糴可也而以贖金之所糴者貸之

所以為民無銀可以糴也歲豐米價必賤民之貸者至冬  
而取之使出息一二斗因以廣儲蓄備他歲可也

廉能之吏不足則舉士夫之有鄉行及大家之好義

畏法者佐之身必歷村落而勿聚於城市人必先耕

農而勿以資游手如是庶乎其飢而不傷矣三曰使

民自相恤蓋松之俗大家有田而不能耕必以屬佃

戶佃戶欲耕而不足於食必以仰大家其情與勢不

啻主僕之相資父兄子弟之相養故大家於佃戶雖

或不能無虐而不敢甚虐者懼莫為之耕也佃戶於

大家雖不能無負而不敢盡負者懼莫為之貸也正

德以前民生裕而鄉無惡俗國賦登而獄鮮繫囚由

此道也邇年以來有司數下討債之禁又重之攤放

之刑於是佃戶蹶然動其不義不信之心而大家惴

惴焉懼入於有司之罟昔之所謂相資相養者始變

為相猜相讎不惟債不可取償而租亦多負矣債不可

取償其始若止於病大家而不知佃戶無所仰給則



分毫利於民僕志得矣執事之爲貺大矣

復孫巡撫月崖

使者至伏審籌邊良苦然此初秋涼暄靡定亦望節勞自攝也僕素迂愚嘗妄謂將官之於儒生其才局意氣迥然殊途苟得其人須稍寬假文法且無責以禮貌若只如往年律之太嚴使一毫不得展布甚至偏裨之臧否部曲之進退亦皆不得與聞而顧欲其俯仰唯諾爲儒生之爲如此則不待凌慢困抑而一謁見之間所以挫其銳氣而摧其雄心者日甚月深而不自覺矣仰惟執事弘才偉略必不襲常套然而

區區之忱不敢不盡千萬亮之

復賈環峯侍御

承示疏草謝教謝教今天下所以未治只爲貪吏肆行而貪吏所以得肆行者良由此輩厨傳之飾逢迎之巧奔走之勤請託之衆皆足以蔽上人之耳目而移易其是非之公故前之貪者旣揚揚而去而後之繼者靡靡然流而益下也執事此舉豈惟馳聲揚激正已格物固有本原今誠得執事數十人持斧竝驅埋輪迭出治安其有望矣去稂莠者不嫌於盡苟有伏慝佇俟彈章交淺言深臨楮惶悚不備



世經堂集 卷三十三  
不免於坐斃租之多負有司者莫不欣然自詫其茹剛之政以爲前無古人而不知租無所入則稅無所出積之而久逋賦日滋刑辟日衆則已亦且受其累起而欲救之而其習俗胥已敗壞而不可猝挽矣昔司馬溫公論荒政欲召富民有蓄積者官給印曆聽其舉貸候豐熟日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而我

聖祖立法於違禁取利違約不還皆有罰焉蓋至公至平也爲今之計請罷去新令專奉聖祖之法兼做溫公之意開諭大家使各恤其佃戶

合閭閻已離之情敦末世已澆之俗則不必糜帑藏煩吏卒而民可無失所此古之治者所以必使民有無相通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汲汲然留意風俗而非若世之吏務教猱以升木也僕於是三說間嘗舉以語人其知理道好古而迂闊者率以爲然至其篤於謀身與夫疑人而自信者則拒而不納何者前一說恐言災傷以忤時次一說恐叢嫌勞以自累後一說則直指爲士夫自利之私談又或以爲庇富人而代之遊說也非執事高明磊落表裏洞然僕亦何敢嘵嘵然言之乎瀆冒尊嚴伏俟採擇苟有



分毫利於民僕志得矣執事之爲貺大矣

復孫巡撫月崖

使者至伏審籌邊良苦然此初秋涼暄靡定亦望節勞自攝也僕素迂愚嘗妄謂將官之於儒生其才局意氣迥然殊途苟得其人須稍寬假文法且無責以禮貌若只如往年律之太嚴使一毫不得展布甚至偏裨之臧否部曲之進退亦皆不得與聞而顧欲其俯仰唯諾爲儒生之爲如此則不待凌慢困抑而一謁見之間所以挫其銳氣而摧其雄心者日甚月深而不自覺矣仰惟執事弘才偉略必不襲常套然而

區區之忱不敢不盡千萬亮之

復賈環峯侍御

承示疏草謝教謝教今天下所以未治只爲貪吏肆行而貪吏所以得肆行者良由此輩厨傳之飾逢迎之巧奔走之勤請託之衆皆足以蔽上人之耳目而移易其是非之公故前之貪者旣揚揚而去而後之繼者靡靡然流而益下也執事此舉豈惟馳聲揚激正已格物固有本原今誠得執事數十人持斧竝驅埋輪迭出治安其有望矣去稂莠者不嫌於盡苟有伏慝佇俟彈章交淺言深臨楮惶悚不備



世宗宣集 卷三十一  
復歐約菴撫院

使至審旌旆已抵金陵一方父老子弟幸有託矣喜甚慰甚吳中連歲被災死亡載道中間幸免溝壑苟守舊廬者亦無復耕種之資飽暖之樂在明公仁愛誠不能為情然先輩諸公亦非不留心民隱只緣郡縣之吏各為身圖其黷貨無恥者既不足言而稍知自守者又務以嚴刻取名如鷹隼蛇虎以搏噬為快恩綸屢頒臺符疊下一切視為故紙故雖 聖明在御高賢偉人相繼出撫而民之無告不減於前耳僕迂拙不通世務顧嘗見醫者於凡治病必先以藥石

攻去外邪然後以膏梁參朮平補元氣妄謂明公今日之政亦須先擊去貪殘而後利弊可得興革惠澤可得下流不然恐雖有周官之法度無益也又明公以臺憲之尊奉璽書之重官雖以撫綏為名而職實以財賦為急故於署銜必以糧儲加巡撫之上敝郡百姓往時未嘗有拖欠侵欺者至於近年日乃滋益今復不處將不知所終矣夫財物入手雖良民不免輕費費而後取之彼雖欲輸官無可輸者矣而近來郡縣往往徵收後時是不惟自誤且誤民也比較錢糧不查欠戶專以責之糧長遂使糧長獨任其累而



世經堂集 卷三十一 詩  
良民之奉法輪稅者無所勸勢豪之憑怙不納者刁  
惡之挾持上下公然拖賴者奸民之花分詭寄者舉  
無所懲其糧里吏胥侵收蒙蔽者亦無由證驗發覺  
是一舉而六失也鄙意乞明公以今年為始嚴催徵  
之期覈侵欠之實仍於明年夏末秋初早定會計如  
先輩故事而又考求文襄舊政舉而行之則財賦可  
清風俗可厚而於民亦不病也恃愛不覺妄及然實  
不敢叅以分毫私情伏惟高明裁察

與馮桐岡邦侯

使至知抵任有期無任欣慰東南諸郡國用所由給

誠得人焉撫綏其民而供其賦稅此固廟堂之慶非  
獨階輩有併蒙之賴也伏承詢及政理所先惟階不  
肖何能贊助萬一顧明公虛懷盛德不容不圖所以  
仰酬輒次所聞具呈別楮伏惟高明俯賜採擇至幸  
至幸

一吳下賦役諸法皆出文襄周公所定公才既高  
出流輩而巡撫吳下又歷十餘年習知其民情  
土俗故其為法精當周悉上下皆便至於行之  
既久而弊或生乎其間此則勢所必至與奉行  
者之失其初意非法固然也近世士大夫喜於



世宗憲皇帝 卷三十三  
術才勇於取名而不自量其中實無所有往往  
取前輩之法而輕變之其所自託莫不藉口為  
民然而病國殃民則甚矣近有書與約菴公已  
嘗與論此更乞公為百姓遠慮講求文襄之法  
而修復之則斯民幸甚國家幸甚

一 今天下財賦惟蘇松為最多故吏於其上者亦  
惟清理財賦為最急近年士大夫務為身圖而  
不復有為國為民之意其於財賦或苦其繁或  
鄙其俗一切委之吏書不以經念於是徵派之  
際有災多而免少者有總多而撒少者有當輕

而反重者有陽蠲而陰科者其始不過升合毫  
釐之差而積之則有千金萬斛之衆 朝廷之  
恩詔歲頒有司之文牒日報然而民不被澤而  
奸猾所入人不下百千此殊可痛恨也披抉宿  
蠹宣揚 聖仁使一方之民鼓舞稱快非公其  
誰望乎

一 階少時見里中率以八月成白冊九月散青由  
至十一月民輸稅且畢矣近年不審何故青由  
之散恒至歲終於是民得藉口以逋恒賦及賦  
入不登官司不知此輩皆豪強狡猾之徒而槩



以為小民拖欠不復追理於是賴糧者漫無所懲而其侵欺者因亦無自考驗發覺國家之經費民間之風俗蓋胥病焉伏惟明公考求故事早給青由嚴查侵欺則裕國厚俗之大者也一近歲松民之病多矣而其大者莫如糧長階嘗妄謂糧長之所以病由官司律糧長太嚴而其自律太疎耳所謂律糧長太嚴者何也往時糧長當西成之後為酒餉召其里中之稍饒裕者飲食之而求助焉太約多者可得米三二百石少者百石謂之開倉糧長歲取其家之贏以貸

於民姑以法例計之貸米千石可得息三百石謂之放債合是二者故糧長雖費而其本不傷其力不困近年官司一切禁絕以開倉之所助為嚇詐以放債之所得為擾害夫以酒食求助於人而人自助之准諸古昔實有相調相恤之義謂之嚇詐可乎不可乎有無相通自古則然以本取息猶以母生子其在律文原未嘗禁而謂之擾害又可乎不可乎明知其不可而故為之必欲糧長人履伯夷之行家有原憲之貧故曰律之太嚴也所謂自律太疎者何也階往年



憂居見親友之役於官者其始也有拜見之禮  
自管糧以及催督查盤之官莫不受賂焉有鋪  
堂之費自吏書門皂以及民快坊甲之屬莫不  
索賄焉其中也有買限之錢焉有銷限之錢焉  
有乞免正身之錢焉有乞追欠戶之錢焉有打  
發承牌之錢焉有冬至節年節之錢焉有雇人  
代杖之錢焉有杖而醫藥之錢焉有解糧沿途  
供給之錢焉有解糧常例人事之錢焉傾銷則  
自多扣秤頭私易成色而不足之數責以償焉  
出兌則不能抑制豪軍之過取而不足之數責

以償焉拖欠侵欺則受賄聽囑漫不查究而不  
足之數又責以償焉至於勸借豫徵買辦公用  
等項名色紛然雜出莫知愧畏是故曰自律太  
疎也伏惟明公仁惠之心方嚴之政素有聞於  
天下時夫仁惠莫先於恤民之隱方嚴莫先於制其  
僚屬吏胥使不敢肆尚幸有以處此

復唐荆川太史

朋友道喪以諂諛為愛僕所以數欲得兄書者冀聞  
過耳非敢疑兄疎我也去歲所寄華翰兩月前已到  
承教義理甚大然為之却難每讀狄梁公傳未嘗不



世經堂集 卷五十一  
慕其為人及觀宋儒所以議龜山者又未嘗不悚然  
汗下懼磨涅之難試也奈何奈何鹿園兄舊嘗聞之  
而未及識茲與講論果見所養惜猶未有權力可以  
究其作為大抵近日格例太繁既使人難於展布而  
忌才害正浸以成習尤使人蹲站不住今所恃者獨  
天佑 國家庶幾陰護一二善類於冥冥之中不至  
墮坑落阱耳方山聞已憂歸果然否會間幸道意

與陳皆所侍御

使至知已抵河東甚慰書中所云具見謙抑人生不  
聞過不進道其病根率在自滿執事卽此一念便終  
身受用無窮矣僕何以爲贊何以爲贊聞池鹽近日  
頗多似有加課之議此等事恐增加則易減免則難  
於國未見大益而民之不能堪將無術以救也執事  
幸慎圖之

與翁東涯

承示經營邊務已有次第甚慰甚慰併守之議士大  
夫論及者誠不能無異同但古來謀大事往往如此  
秦之論取蜀漢之論攻先零互相是非豈不紛然盈  
庭哉然畢竟有真是須久乃定公何必以爲病也計  
士大夫所以爲此紛紛亦只要講求真是在非有



私心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此昔賢之盛德而吾輩所當法者也恃道義之愛謹以請教伏惟亮之

與王鳳泉中丞

復套之難公昔行時蓋嘗僭論頃者石塘公言之甚易而僕方在散地力不能止因亦為漫語荅之而微示意於不能贊助之愧如昨荅公者是也茲讀大疏深憂至計與報幕府狀互相發公固未忘別時語耶廷議以有任事之褒且謂選將練兵買馬積粟自是守邊常務故特從此四事而延緩師期冀得中止賴

主上明聖畏天保民翻然永懷手詔改議豈惟公得免疆場之憂僕輩實自是始能安寢矣

與周崦山撫院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東南之賦蘇松最重今其民力已疲竭矣然而國用方詘雖欲有以休息之不可能也昔宋新法之行程伯子為縣令未嘗格詔不行而就中斟酌民便受惠士大夫間有志於程伯子之為而才力又足副焉者非公其誰乎 新命之下聞者莫不忻忭在階可知也使至承翰教先枉感愧交劇承以新政下問尤見虛懷階雖無所知然既辱



世宗皇帝集 卷三十一  
道義之愛且糜祿未去均有體國之責不忍孤負輒  
舉其要者四事具呈別幅中間語意或發端而未竟  
或商量而未決蓋俟高明再加詢訪耳亮之幸幸

一紆督逋之患

松江一郡耳而積逋至百四十餘萬卽如 明  
旨以五分徵之爲數猶七十萬有奇今欲取諸  
一旦民不駭以走則死於囹圄激爲寇盜可豫  
策也昨督逋使者行階請以嘉靖元年至十五  
年災免赦免者併入五分數中而從二十六年  
倒徵之以足其數所謂倒徵者已見許矣其前

一說未敢任也階以爲使者之出以督逋爲責  
此事誠難望其必從乃若明公則職任有間矣  
試籌其可否疏請焉何如

一查易米之弊

敝郡歲徵秋糧其取民之數視起運之數率餘  
十一焉有司使其典守者鬻之而收其直謂之  
易米然以其在起運存留之外也官吏之惰偷  
者旣莫之鉤考而其不肖者則遂與爲姦利故  
其侵匿前後計之不啻數十萬而已夫竭民之  
膏血輸之於官顧又不在公帑而歸諸私橐可



不謂舛甚乎今誠嚴為查究取以代貧民之逋於國用時艱或庶乎兩有濟也

一除餘田之害

戰國之良臣孟氏所不道也而往時君子或慕其勲業丈民之田計其贏餘分積寸累而加之稅其有餘與否蓋特出於丈田者之意未必實

也又其餘田懸於戶而不屬於畝

如曰一戶其共田若干

共餘田若干却不言其戶坐落某處田若干餘田若干有總數無細數民徒知戶有餘田而不知為某處某田之餘也故民之貧者其實田則已鬻去而

餘田猶以戶存所加之稅勢不得不出於賠納

賠納不給則徙且死徙且死則勢不得不責之里甲其為害方輾轉滋蔓未有窮也聞此以非額賦特貴院知之朝廷不知也誠破流俗之見一剗去之萬世之幸萬世之幸

一處新邑之累

青浦縣地蓋華上二縣之惡壤也往時好事者議置新邑階嘗力言其不可而不見聽今其為累上下之人則咸能知之咸能言之矣夫有疽在腹背間不一致剗剔焚灼之勇而徒撫摩呵護之終於喪其生而已此在上下之人亦咸能



世經堂集 卷五十一  
知之咸能言之然而非郡縣所能任也伏惟明  
公留意議處有以見教階亦不敢不盡力也

與胡象岡學憲

數月來以會典迫促成書晝夜不得暇問候常禮遂  
成闕疎然在相知之深計不以形跡為罪也特愛僭  
啓敝鄉張莊簡公完名全節載在國朝名臣錄而其  
子孫乃無一人在衣冠之列其曾孫熙舊嘗學舉業  
於不肖今則已受有司之役與齊民等矣竊以為叔  
敖趙武仁者所憐不肖往在浙時嘗一培植楓山之  
子及在貴省又嘗求康齋敬軒之孫置之庠序給之

祀田君子頗謂不薄不肖之事固不足論而賢者之  
後流落不振何以勸善公明歲出巡乞一留念引而  
進之於風教未必無少補也不肖非自恃其無私不  
敢為此言非恃公篤於道義不敢以此言進公之側  
惟照亮幸甚幸甚

與荆川

後峯至知尊體已平復甚慰追憶往時兄最無疾病  
耐勞苦顧邇年以來頗似不及昔豈非四十以後光  
景固然耶再至五十其光景大約可想見乃猶未得  
及此時用况此僕所以每喟然長嘆而重愧於推挽



之未能也。東宮冊立嘗再疏以請俱留中不報蓋父子之間人所難言比兄上疏時又益以甚區區此身進退維谷止可與兄道未易與他人言也會試錄一冊奉覽又是一番人才矣畢竟不知能有幾人爲國家宣力臨楮悵然

與王思質中丞

曩令郎來道尊意聞之惻然然人情遇難則避見才則忌其來已久而僕固備嘗之矣通州爲京師咽喉重地虜所垂涎城垣急宜修築十九日已對兵部言令覆公前疏請敕一道凡修城守城之事盡委之於

公中間合行事宜聽公條奏不意堂官既不任事而司中掌印者又值新易故遲此數日未見覆行謹當再催之承諭節制便宜等事統俟公條奏疏至請上批行卽戶工二部自不能撓沮今未易與口舌諍也

復黃竹山長史

冗病中文失裁候承華緘先及良荷記存聞魯殿下素賢今又得執事爲之輔佐當遂與東平河間先後馳聲矣部中近日凡宗藩奏請行止一惟據法吏胥固不能有所左右而權貴亦不能以私干所苦惟



府中無賴之人指稱騙害耳煩啓 殿下切勿聽之  
不獨保全僕輩名節實於 殿下所省不貲也

復王東華給事

承示召募民不擾而勇銳雲集甚慰步騎相兼之說  
尤嘉但聞虜志在臨清不知山東之兵足自衛否天  
下之事皆吾事也望與漁浦一密謀之境內豪傑之  
士正可收拾以備南下之寇此在巡按權力計能行  
也吳德州已內遷不知當如何處若必用以領兵須  
具奏與山東僉事乃可北伐之議向來 聖意甚銳  
今則頗聽二三臣之言謂不萬全不舉矣所可憂懼

者自虜退後已踰三月百司因循玩愒練兵峙糧一  
無所有將來不惟不可攻人實不能禦人之我攻也  
所諭胡雄縣王侍御僕亦聞之侍御當別俟機會雄  
縣不知執事就可舉用否晨起裁復筆凍手僵愧不  
能盡

與歐南野少宰

別來且一歲未由奉書亦不得兄一書每念向在都  
下時兩日不相見意輒惘惘若有失豈堪此睽隔也  
去秋之事直是已已變後所未嘗有于時

聖主震怒萬姓駭懼莫能枝梧幸仗 宗社之靈旋



世經堂集 卷三十一  
就平定然今猶未有策可以杜虜之復來也奈何奈  
何弟去秋嘗請釋諸有名將官及起用雙江太華又  
密疏請

上還宮御朝請與陸東湖同巡視九門守禦蒙

上召對面決求貢之議堅

上城守之謀蓋皆出於不得已不意事勢稍平而怨  
謗遽爾紛起故嘗草疏薦兄及苑洛東廓念菴荆川  
諸兄迄不敢上最後議祧議附違忤 聖情自意必  
罷黜而復幸留此在 聖恩真可謂天高地厚矣然  
在淺薄當此極難為之時而處衆不與之地進不能

行其志退不能潔其身狼狽拂鬱實大可憫可懼兄  
何以為弟謀之偶鷺山使者行便敬布遠懷鷺山來  
顛望數字寄惠

復張白灘諫議

別來未由通問使至承華緘先及感慰俱不可當也  
大疏佳甚但恐當事者非有大公至正之心終不能  
行耳 東宮冊立月初請而未允擬再上疏而

主上見罪以為逼迫又命毋惑於細邪故且緩之北  
虜正議與通馬市暫緩入寇以為內修之地乃僕所  
深恐者士大夫一得息兵便晏然以為無事此則將



世經堂集 卷五十一 三  
養成不可起之痼疾奈何奈何僕昨乞去不得然而  
居此又不能有為中心憂愧頃刻不能釋畢竟未知  
稅駕之所兄何以詔之病脾附復草草

復趙浚谷僉憲

昨得手教具知訓練之詳賢者作用雄偉如此腐儒  
素餐負愧多矣負愧多矣操軍併班誤載 敕書閣  
中已許為兄改正但集而後散勞費實多不知可先  
據部劄免調否許叅將今安在其人分數何如兄意  
若必欲易之可速以不到之故呈部大段此輩不難  
於易難在新者果勝於舊耳兄固嘗佐職方能無慨  
於此乎少峯所募兵聞亦可教惜無善統之者王思  
質襟度志向俱佳至於兵事恐南人終非本色望兄  
開心與一講究此不獨為思質亦自可得助也

復荆川

五年不得書忽奉華劄為榮為重不肖近來所大苦  
頗具徐推官書中生年四十九鬢髮皤然盡白兄試  
念此以為情況何如也此中朋友甚少大槩十數年  
來有意思者皆已摧折只存得一味慎默無識見之  
人便為高品此外皆貪佞讒險之徒其相與結納交  
搆坑塹滿前使人一毫展布不得蓋其積已非一日



世經堂集 卷五十一  
之故矣浚谷兄入朝其初或詆為疎狂或笑為古拙  
至其後則遂指為邪黨而思甘心焉故不得已姑出  
之於外至若用之領兵置之山東則竊有深意委曲  
而處焉者也近山東兵以精健冠諸軍士大夫方相  
與服浚谷之才而忌者又謂此兵驕橫無紀律流言  
喧騰至形章奏嗟乎士居今世其欲有為也豈不信  
難哉去歲銳意欲屈兄出山後乃未果蓋深有所懲  
也趙道長具述兄隱憂之詳不肖亦為言憂有出兄  
所云之外者計渠能口道臨楮瞻遡不一本

與趙浚谷

東行不克奉送每自念安居飽食於內而兄冒盛暑  
身披甲握兵以先士卒愧悚不自寧然儒者實用則  
既已低頭拜兄矣

主上深知兄壯勇但不欲置諸無用之地是以不果  
留兄古北去京師近

上所注念倘賊道古北東犯冷口兄須遵 聖諭守  
此信地慎勿輕聽調遣負

上重委傳聞虜騎上下峻坂如履平地古北通賊之  
路恐非一途去年之事可鑒也援兵不可嫌其多蓋  
諸兵雖不足為兄先驅然亦可為聲勢之助兄家先



世宗憲皇帝 卷三十一  
輩充國用師大略慎重如此恃愛僭及不罪

上雙江先生論戎政

昨閣中奉諭條上京營所當改正者數事茲奉 旨  
朕所諭卿等所議卽舉并未盡事宜兵部一併議奏  
施行輒有鄙見奉備採擇

一階向嘗言京營馬四萬匹宜減去二萬匹以省  
草料之費而於產馬地方每匹照例折徵銀二  
十兩以甦解俵及寄養之苦所省草料銀所徵  
馬價銀就可以養邊兵昨欲以此 上聞因蔣  
東瀾言營馬實無此數故不遽奏今宜查明議

減

一三營子粒銀舊屬戶部供養馬之費去歲咸寧  
題取作銀牌賞軍夫賞軍固不可惜財但以賞  
軍為名實則任意侵尅至使巡視科道官不得  
稽查此却非法也宜為議處

一京營將官奉 旨考選去留望力贊守朴秉公  
盡法以快人心三副將皆下下而李鳳鳴周徹  
又其下者不可容也至於他日推補尤須得人  
不然營政豈可得而舉 君父之憂豈可得而  
紓且無乃使天下有以燕伐燕之議乎



世經堂集 卷五十二  
一營中民兵可罷罷之如不可罷稍加選汰照舊  
統以將官而以兵部堂上官一人提調庶他日  
巡視九門可得用也

與連白石中丞

運道之阻此中士大夫正共憂之昨會東谷礪菴僕  
為言南方輸米一石入都計須用米二石每石以銀  
五錢計之凡費銀一兩而京師軍士得米一石賣銀  
不過四錢若以今年未到之糧令明歲每石折解銀  
七錢却按季以銀五錢折米一石支給軍士如此則  
每石百姓可省銀三錢軍士可多得銀一錢而朝

廷有餘銀二錢可供他用至於旗軍之行糧修船之  
料價又皆可省而貧軍亦藉以少甦二公頗以為然  
不意鄙見乃與高明偶合當為公力贊行之也使還  
附復不盡

復胡大尹政

承示輔兵之議具見執事志存國家僕輩負愧多矣  
此事若朝廷肯主張則蠲免雜差事無難處所難  
者教練一節耳大抵唐漢以前民與兵不分守令與  
將領亦不分其責專其勢便故此法易行今則守令  
之外不免別用將領而將領未易得人貪者謂民富



世宗憲皇帝 卷三十一 四  
於軍肆其科取知自利而不知教惰者謂民素不習  
行陣畏憚煩勞而不肯教如此則輔兵雖設終不可  
用於戰守也即使改今之制以教練付之守令為守  
令者將終歲教之則太數而害於耕必待農隙教之  
則太疎而荒於藝且今防秋之師嘗以五六月至邊  
十月始罷罷則疲而不復可練矣若以此施之輔兵  
不惟農功妨誤亦恐無有教練之時故曰教練難也  
僕嘗考京營之兵凡十二萬人夫既設輔兵此十二  
萬人者將廢之乎則拘於法制而不敢將不廢乎則  
是此輩安居飽食而反驅畿甸之民代任其戰守之

勞又苦天下之民多出一番養輔兵之費恐非計也  
竊惟營兵者固燕薊之產也練營兵者本將領之事  
也如能為教輔兵得將則亦能為練營兵得將將既  
得矣使就營兵之中擇其少壯勇健者留之其老弱  
疾病者去其人而勾丁以補之丁又病且弱削其籍  
而募民以充之汰簡既定然後選教師明賞罰勤而  
練之則法制不必更而兵自可精虜自可禦然而不  
能者其本固別有在也夫本之所在僕猶徒能言之  
而不能正也況執事乎徒因來教發一浩歎而已迂  
疎之言非以相訐難實欲取正賢者倘有高見幸不



世經堂集  
卷三十一  
四  
各往復

復鄭澹泉太僕

隔遠不得時奉書計相知以心不在跡之疎密也此  
中百事大略具邸報及士夫所傳弟碌碌無所建立  
濫被加恩既以為愧而國本未定虜患方張人才  
凋落民力困憊又種種可憂之甚日夜惶懼鬚鬢皤  
然成老翁矣奈何奈何急欲挽兄過此同商量萬老  
亦頗相信而事不能盡由己出故猶未得遂大都賢  
不肖進退全看天意如何非人謀能勝也言及此不  
覺嗚咽屬疏請建儲候旨未下惶懼莫知所措

蓋非計一身利害直恐請尚不諧耳

復彭草亭撫院

遠承翰教所謂啓沃弘禪之功固不敢當而調和苦  
心則實百倍非公素知我何以能言之至是今江南  
困敝公之所知然邊報甚急軍國之費歲增三十餘  
萬司計者自加賦之外別無籌畫不惟民力不堪兼  
恐椎髓剥膚猶不能完足此數國與民兩無下落耳  
青浦勘革足為地方之幸但聞近來郡縣吏胥縱恣  
太甚即如市馬段疋官價每疋已給銀二兩民間又  
每疋加銀二兩而該吏與機戶通同乃以極惡濫之



物起解至有一疋而兩接三接者兵部驗看不中發  
回另買計他日買完又須重解一事而累解戶往復  
三次此其爲害豈在俺荅下也夫禁伏兇人所以保  
安善類惟公一訪察而痛治之糧房吏書作弊尤甚  
全仗公查究庶小民受一分之惠耳

復張東居中丞

虜賊西海之敗前月嘗聞一士夫言由公用計所致  
茲承教具聞其詳卽古豪傑出奇制勝何以加此敬  
服敬服今北虜內犯與否全在套虜東渡不東渡而  
套虜之不東渡實賴公制之震之以威啗之以利激

之使報讎於西挑之使構怨於北此其大略也望公  
留意若夫增兵益粟進才去貪凡有見教僕不敢不  
從中贊襄也

與胡暈陽侍御

承示時事具服高識 中宮冊立待 建儲後卽自  
定今所難者 元良之請未易得從耳臣子之義祇  
當自咎誠意不能感格敢有他云耶加賦已有 旨  
罷議民兵邊戍姑俟冬初處分雖不能遽革要當減  
省得三分之一待過明年京兵漸強薊鎮漸實當次  
第放歸也此僕所自料量主張者幸且勿對人說盛



暑自愛

與趙浚谷

使至知駐兵通州暑雨尊候何似殊懸念也自古來清平世界率被小人受用作賤及至多難則賢者當受而巳楊子近有吏部缺再三薦之萬老不敢當惟許以別部相處鄭澹泉萬老幸許推坐院矣竟爲勢屈奈何奈何南野八月間纔服闋雖已差人促之計須九月終乃可到秋講不能得其相助也昨大同報虜賊犯遼東此時遼東多水未可馳騁恐竟在喜峰

兄可密差一知事人往看喜峰道路因偵其向往今年套虜不渡河其東行者只把都一枝俺荅亦以病瘡不同來賊勢弱可破也餘俟再奉告不備

又

兄所領兵部中已題奉 欽依赴信地如欲少休先以公移知會太華待有警報而往可也此兵大將以與上相不合力欲罷之乃僕私計有決不可罷者因委曲調停獲此後命兄宜一意撫綏教練以立奇功屯田議於國計甚有益但恐兵中多富貴豪俠之人不堪勞苦而近時士夫喜論議無識見又恐別生紛



世宗憲皇帝集 卷三十一 品  
紛且請細思之俟防秋後再商量也

又

承示虜賊動靜彼既相攻則我今歲似又可得僥倖無患矣近日新政計已有聞其亟收大將兵權及以京邊兵分屬二將者從僕奏也 聖明舉動如此月食之祥當別有在虜會豈足以應之耶承枉教佳篇多謝多謝連日偶過勞病未能和也新帥已點用時陳矣附告

與熊北原太宰

前月令孫至獲領翰教茲又承華劄兼惠腆儀無任感荷近來中國困窮北虜驕橫使賈生處此計當日慟哭而士大夫方以納賄為能宴安為得譬如病人內虛外感二證交侵庸醫徒見其尚能言動岸然以為無恐怠肆一如常時此於理勢豈可望生活僕以淺薄謬居重地日夜憂愧隨事救補非敢不竭心力顧掣肘牽制畢竟未有裨益如近者罷咸寧之戎政分京邊之兵權皆自僕發之

主上幸見聽矣然咸寧去而議所以代之者未必賢兵權分而議所以處之者未必當僕極口爭之今猶未定乃知格以主之心固難格士夫之心尤不易也



伏惟明公有以見教至望令弟行謹此附謝臨楮不  
盡傾仰

復胡梅林侍御

承惠書陳說夷情及戰守之得失了如指掌非公固  
不能知此非有公筆力亦不能寫得如此仰甚仰甚  
但設兵以守設專官以督其事不審歲費幾何民力  
能勉強出辦否數年之後人情懈怠備弛而費不可  
蠲則是利去害存也此中更別有妙處否如不設提  
督官而只責成守巡郡縣可否望再教近來人才凋  
落識者深以為憂靜峯公他事且不論自入楚以後  
無一靶入京師數遭訕怒毅然如初只此自守之節  
眼前士大夫真不能到諸凡望為保全一短本不足  
以掩二長況其短者乃由於不能着力非有力而不  
肯着也恃知愛僭及不罪不罪

與趙浚谷

匆冗中不自記憶賤辰遠承念及兼枉高文之賜感  
不可狀諸名賢勳業在淺薄誠不能仰攀然以辱期  
待至厚不敢不勉惟兄終始誨教之至望大同兵先  
已遣出關許璽劾疏即日具覆但民兵罷留之議尚  
未定故李逢時未卽推補稍待防秋後處之也屢對



各部言凡邊軍行糧賞賜日前奉有明旨者今不可驟行減削恐怨歸朝廷恩權却落私室只著實練京營之兵漸漸減去入衛兵馬則費自省而當路者無遠見每多異同未能盡如鄙意如此節是也奈何奈何時陳雖老近見其一二事殊有機謀兄試細扣之如僕言不謬就望轉語太華也

與王在菴中丞

此中傳聞邳徐水災直是史冊所未嘗有當此民困財詘之時而病民耗財之事偏出乎其間不敢上怨天數只當自咎其所以致之者而已兄事原非旦夕可辦書生不達好為浮言在鄙人却不敢聽如前日邸報中云云是也兄亦請毋以此自沮自惑凡事不可計利害成敗專論是非乃可耳

與張南川中丞

曩使者行附上短狀計徹尊覽延綏舊有兵二枝策應宣大今入衛之兵止是此數而去歲增兵七千俱已請給衣糧若此七千者其數果足其人果可戰則是延綏兵雖云入衛實無損舊額也但不知中間何如耳幸有以見教前書請制虜之策仍望細籌詳示之



與連白石

邳徐飢民近奉 旨賑卹地方想可免意外之虞矣但議者謂運河開濬不若舍舊圖新之足以順水勢而財力亦適相當又謂警菴所開新河必須築塞使淮流以全力北注蕩決浮沙可免停積而淮陰之民亦可免於水患不審高明之見何如幸詳議見教

與何太華總督

頃者與劉趙二總兵論營務偶及薊州事不意渠遂以奉告然此意向固已與使者面言計使者亦先以聞矣保定原屬公節制今如欲選精銳以聽軍門調

遣或具奏或徑行咨無不可者時陳一老卒耳僕豈愛之重之不欲使受公節制哉顧此乃入衛之兵非策應薊州之兵於事體未順且彼去歲曾具奏以兵守古北白羊奉有 俞旨則此與受節制者何異公何不出高才之緒餘駕御奔走之而更欲兼入衛之事使陳得諉其責哉如陳衰老不足任而別有雄才可代陳者公上為 國家下為生民當即抗疏請易將庶部中可施行他日地方或有疎虞公可無遺悔尤不當留此不足任之人於節制之下使至誤事也僕受 主恩深而於公有休戚相關之誼故不敢不



盡其愚千萬照亮

荅孫聯泉按院

遠辱惠書知留意斯民懇切詳到至感至仰今兵事方殷米價騰貴若及此時發倉粟減價官賣之則起解之銀既可足而民亦得受一分之惠如不然就此米養兵而別以官銀代解則民之買米輸官者庶少寬一分也乃若米多則二說不妨兼舉高明以爲何如海防已特設副總兵且奉尊諭用湯子矣傳聞郡中按版籍每三丁抽其一以禦賊夫此田里之民不習兵革雖多何用徒爲里老開一騙局耳今湯帥

見領邳兵凡三百人若令其再於邳徐選調七百而於崇明沙上之人及各縣鹽徒中招集一千益以民快一千人共三千人配搭作十枝每枝統以把總官一員分布金山上海太倉嘉定常熟及海口要地每一處有警卽鄰近三四處各馳援夾擊如此旣可成功而亦不致大耗養兵之費也伏惟高明裁之

又

使者至再辱翰教知爲地方用心甚苦使蚤得公至海上經畫一年豈至無備若此哉湯帥先奉教已推用其事權具部劄頗不輕矣操江兼領海防議者謂



世經堂集 卷三十一  
非舊制故前此有 旨罷給敕之議茲部中不敢復請思質兼管之說本善但思質蘇人恐於行事不便而公所謂他日之慮尤為深長姑待再處大都平賊只兵食二事今既有湯帥職用兵只得撫院肯為措置錢糧使不窘於用則不必增巡視不必留操江而戰功自可成今士夫有高才大略且懇切為國者眼中僅見公一人湯帥既由公薦達全望公為之主張使得展布乃有益地方而不累知人之明也外鄙見五條奉覽伏惟高明裁之

一古人有云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重介胄之士又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今何時乎凡武臣在外其貪殘庸懦者自當劾奏若其人可用則全在吾輩扶植作興往年湯子之父嘗總兵海上其始當路諸公敬禮之則有司不敢侮而得以成其功其後當路視為贅疣則有司亦日見其可慢可惡而卒至於罷今湯子來望戒諭有司除知府外其餘自合執屬官之禮而巡捕官尤不宜與衆官等至於文移有行慎勿阻抗庶彼得行其志而盡其力蓋此乃上為朝廷下為地方非故欲崇重武弁凡我縉紳只



以藺相如之心為心可也

一調兵格戰固總兵之事乃若糧草器械及差遣哨探人役須有盤纏犒勞獲功之人須有賞賜則全賴撫院處給古語云天下皆為利往皆為利來漢高祖之任陳平至不問出入若舉大事而惜費太過事必不可成且寇久不滅為費滋大望於應付常令寬裕庶彼能奔走下人而得其死力也

一湯子所帶邳兵於地方不能無擾然方資其用不得不稍寬之惟優其供餼重其賞賜然後可責將官約束以法耳

一凡為賊作耳目及地方無賴之徒假賊名目乘機搶掠者捕得即杖殺之勿如常監候庶民有所畏而亦可陰杜劫獄反獄之端也

一倭賊破城輒加屠戮故各郡士民多預徙村落以為逃避之地此雖非人所得已然有司則誰與共守者宜嚴禁止之

### 與方雙江郡侯

日者不勝鄉曲之私以撫字煩公不意乃有兵事重為公累殊不能安然今兩畿十三省之中用兵者凡



十有一至如杭嘉蘇松諺所謂天堂也而盡已為戰場豈非士大夫之劫數耶惟公忍耐忍耐上海及敝縣海濱之民既遭焚掠復廢農工若不為蠲常稅不惟民受其敝即官府催科之責亦豈能副望申請轉奏縱不得全免或折納或緩徵俱不為無益也撫按處已有書達所望公先發之匆匆附候不盡

復趙浚谷中丞

大疏俟部中覆奏即補入 敕內至於斟酌劑量使恩威並流預杜意外之變則在兄作用昔人謂去齒以漸此良法也雙江所云荆川所擬皆不可謂知兄

然亦不可謂不愛兄逆其意而略其詞斯可矣張堅輩未奉教之先已各有成命今難遽移姑候再處聞新補兩叅將者亦勇健請試之何如入衛之行兄不可不豫計但必賊已踰關乃可就途蓋賊將從宣大東犯兄出太蚤恐彼乘虛而西耳劉承惠既調入老營堡之守亦望留神餘不及盡

與孫聯泉

使者行後且踰月深惟公為民勤懇非不欲時奉起居而道路多梗未得便鴻又方有防秋之事遂稽問訊良用悚惕海寇據撫操所報似已就平及觀浙之



奏報參之傳來口語又似去而未遠伏而未發不可  
卽謂寧靖此二說果孰是也上海嘉定皆遭寇患而  
上海為甚以理以勢須為築城但今民力殫屈自築  
城外養兵造船置器諸費不一而足今當若何為處  
城未訖工之前又當若何為備聞董僉憲不獨知兵  
於民事亦甚了了鄙意欲乞檄之領兵數百人駐劄  
上海就委經理築城之事使人倚為長城復其舊業  
不審高明以為何如地方諸臣功罪方煩公查覈聞  
郡縣申報多掩護之詞乞公一親臨其地按實分別  
輕重上聞庶後來人臣不敢輕棄其邑負國殃民肆  
地方不覺縷縷統希照亮

復王敬所學憲

別來久缺通問承使翰遠及良荷不遺魏公傳之示  
具知微意所在魏公之功莫大於定策而其不動聲  
色尤難自古來能任大事惟狄梁公及公二人此固  
僕所學而未能者也承教感謝感謝

與解總兵

朝廷以執事有盛名簡畀將旄所倚注甚重僕亦深



抱國家之憂於執事有私望焉近日地方諸君所以

不能取勝者其弊有四一曰駕馭無術如重邳兵則抑沙兵重沙

兵則又抑邳兵使心各不附之類二曰賞罰不嚴如先登者往往為人奪功而退避遁

逃者不能按三曰分數不明如邳兵與民壯等合為一營民壯退遁則邳兵

行軍法之類四曰出兵草率如募到義勇既未經操練又不

不容不却及至查責則互相推諉之類而其根本則在將領智勇俱乏偏裨

給衣甲器械卽令出戰之類不奉令茲 聖明處撫臣及舊將法亦嚴矣後此地

方愈殘破 聖怒將愈不可測惟執事勉之勉之

世經堂集卷之二十二



